

◇生活空间

“笨”字为啥竹子头

[盐城]陈卫中

竹博馆里,又遇见了那爷孙俩。

逛竹海时,就和他们有过几次“不期而遇”。小孙子约莫十岁,模样格外可爱,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,总在追着问东问西。爷爷则耐心作答,偶尔也被问得“理屈词穷”。好在,手机上有百度,实在没辙,爷爷就上网搜,现学现卖。

“竹子,为什么都是圆的?”“为什么要长节?”“为什么竹子几天内会蹿那么高?”

一路上,我暗自感慨,要是成年人,也会有这么多问题,该多好啊!

时值中午,竹博馆里游人寥寥。爷孙俩边走边看,边看边聊,轻声细语,步履悠然。

他们的脚步,在一堆竹简书前停了下来。小孙子拿起一卷竹简书,展开。“爷爷,这也是书?”他把“也”的疑问说得又高又长。

“是的,还没有纸、没有绢的时候,古人就把字刻在或写在竹片上,做成书。”爷爷回答。

“这书好沉啊,要是有五门课,书包就背不动咯。”孙子掂了掂,调皮地笑。“没办法的办法,用竹子造书也是我们祖先的聪明智慧。在造书的同时,先人还造了很多汉字呢?”

“什么字?”“你看,这一片片的,叫简。这一卷卷的,叫册。像你这样把册捧在手上,叫典。简,

册,典三个字,就来自这堆书。”

仰起头,望着爷爷,一脸疑惑。“册,有点像,一片一片,用绳子串起来。简,竹子做的,只能写简单的几个字,也说得通。典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最初造字时,典的上半部就是册,下半部是一双手。捧在手里的书,就是经典。是不是很生动啊。但简字的本来意思并不是简单,就是指写了字的竹片,现在我们还有书简这种用法。”爷爷拆字解典。

继续前行,爷孙俩又在一大屏幕前驻足,观看古人如何将青竹一步步制成书籍。

青青的竹子,第一步要脱水,防虫防变形。竹子在火上烤,表面的青色渐渐退去。“这一步叫杀青。就是说火烤后,竹子的成长阶段就结束了。现在电影电视拍完了就叫杀青,小说写完了也叫杀青。”

“爷爷,火上烤,竹子里的水滴出来了,就干了,不会变形了,是吗?”孙子看到了从竹子上滴出来的水。

“这烤出来的水,有个诗意的名字叫汗青,从青竹子中流出的汗。竹子做成书,记录了历史,所以汗青也代称历史。”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一句诗,孙子脱口而出。

烘烤完毕,匠人持刀从竹头轻轻一劈,竹子顺势裂成两半。“仔细看,这里藏着一个成语

呢。”“什么成语?”

“势如……”爷爷说出了前两个字。“势如破竹。”孙子抢着说出答案。

“我们的汉字和语言,不是谁在哪一天闭门造车造出来的,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天天磨出来的。就像今天看到的,从竹子里就造出这么多字、这么多成语、诗句,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。”走出竹博馆,爷爷对这次游学进行了总结和提升。

“是的,爷爷,古人真聪明!”孙子似有所悟,发出感叹。

“聪明,古人聪明着呢。对了,和聪明相反的一个字,笨,也是竹子头,它和竹子有什么关系?”“笨,竹子头,下面是本,和竹子有什么关系呢?”

“一定有关系。爷爷留道作业,回家你上网查查,给我答案。”

跟着爷孙俩,听他们的问答,我也跟着长了不少见识。“笨,跟竹子有什么关系呢?”我未深究过,一时也想不明白,掏出手机一查,“原来如此,我可真‘笨’”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ing@163.com

◇七彩人生

辫梢上的朗月

[扬州]李厚尧

绿康缘的晨光,总偏爱那扇窗。光先是薄薄的一层,敷在窗台上,而后悄悄爬上那台老式收音机的木壳。

我见到陈育生老人时他正坐在光里。一百零二岁,脑后却倔强地拖着一小撮稀疏的辫子。他的手指在旋钮上游走,灵活得很。收音机里传来“滴答”的报时声,他满意地点点头。

这台1947年的军用收音机,是他用三包“大前门”换来的。修它用了三个月。“跟做手术一个理,急不得。”

上海震旦附中教室外的隆隆炮火,让十七岁的陈育生扔下课本,回了江都。“文凭算什么?国都要亡了!”后来,在江都独立团的硝烟里,柳叶刀与枪杆子,成了他年轻的双翼。

他每每说起郭村保卫战那个肠子流出、死死抓着他手的少年,声音总低下去。随后,他打开一个铁盒,倒出十几枚锈蚀的弹头,“都是他们身上取出来的。”

后来,他成了江都人民医院的医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医院只有十五个人,手术室是茅草棚,消毒靠一口蒸笼,照明是几支手电。就是在那样昏黄的夜里,他留着披肩长发,哼着不知名的小调,切开了江都第一例阑尾。有人笑他发型“资

产阶级”,他捋捋如今稀疏的辫子,笑了:“哪有时间理发?”

命运对他并非全是眷顾。胃部三次大出血,三次开刀。他掀起衣襟,露出那道长长的疤痕,像一条狰狞的蜈蚣。“这算什么?”他淡淡地说,“我在战场上取出的子弹比这吓人多啦。”两次婚姻破碎,他也只是拍拍尘土:“伤心有什么用?日子总要往前过。”花甲之年,他迎来了晚来的安稳。相册里,满是骑着摩托的身影,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“幸福250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“本田CG125”。那风驰电掣的姿态,哪里像个医生,分明是个追风的少年。他是江都最早的“机车族”。

在养老院,他是出了名的“老顽童”。交谊舞曲一起,他便起身。“在上海学的,没想到活到一百多岁还能跳。”他眨眨眼,眼角的皱纹里藏满了笑意。电视里放着《动物世界》。他低头刷着抖音,那双眼,历经战火、病痛、离别,依旧清亮如少年。“这个小姑娘跳得真好,”他对着屏幕喃喃,“等我学会了,教院里的老伙计们跳。”

我看着他,忽然明白了长寿的真谛。不是肉体的苟延,而是精神的蓬勃。他手机里存着自己写的七个字:心情开朗,寿自长。

